

法|雅恩·安德烈亚/著

彭伟川/译

海天出版社

西方畅销书译丛

海天译丛

# 我，奴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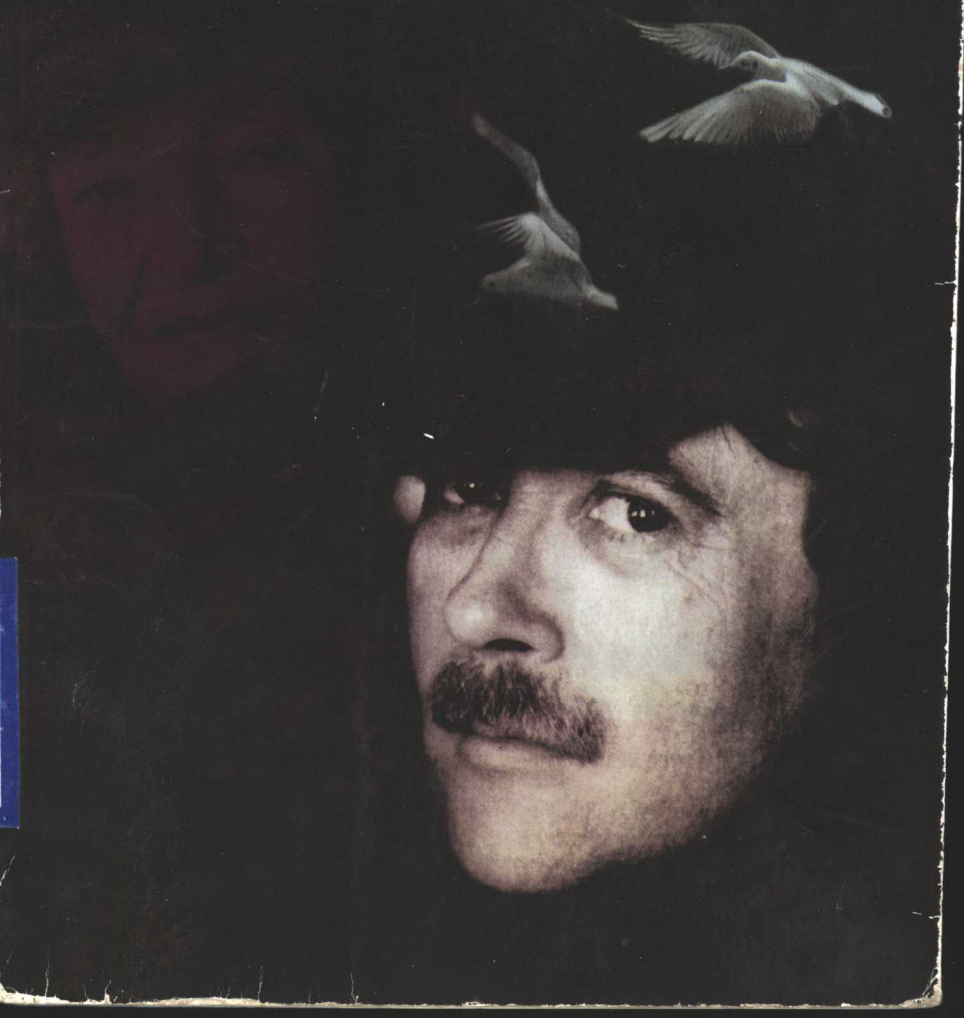
与

——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

*Cet-amour-là*

*Yann Andréa*

# 情人



# 我，奴隶

——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

[法]雅恩·安德烈亚/著  
彭伟川/译

# 与 情人

海天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,奴隶与情人: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/(法)  
雅恩·安德烈亚著;彭伟川译. - 深圳:海天出版社,  
2000.1

(西方畅销书译丛)

ISBN 7-80654-124-1

I.我… II.①雅… ②彭… III.杜拉斯,M.(1914~  
1996)-文学传记 IV.K835.65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127 号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)

<http://www.htph.com>

责任编辑:胡小跃 封面设计:张幼农

责任技编:卢志贵 责任校对:陈军

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

深圳市建融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

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:7.625

字数:130千 印数:1—5000册

定价:13.50元

版权登记号:19—1999—168号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欣喜的笑容。



忧郁的目光。



赌气。



“几点了？该回家了。”



虽然憔悴，仍不断写作。



外面的世界多精彩。



昔日隔窗相望，如今隔世相思。



谈笑甚欢。



忧心忡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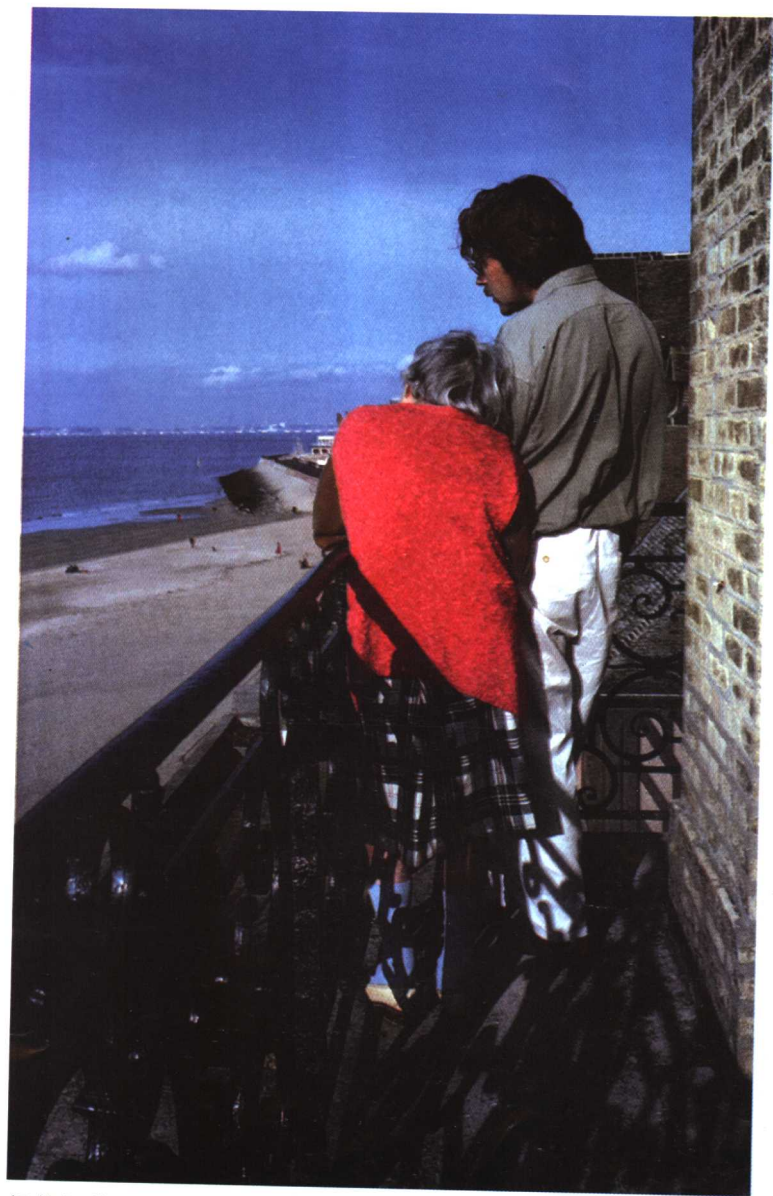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杜拉斯在巴黎郊区诺弗勒的住所。



两人又吵架了？



相依相伴，永不分离。



“我怕，我不想独自留下。”



遥指远方，往事历历。



1	<b>我，奴隶与情人</b> ——杜拉斯最后一个情人的自述
170	后记
172	关于杜拉斯
185	关于雅恩
201	关于本书
214	雅恩访谈录
232	杜拉斯生平与著作年表
236	编后余墨

我想谈谈 1980 年夏到 1996 年 3 月 3 日这十六年当中的事。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。

我说的是“她”。

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。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。除非写出来。我从来不曾以“你”称呼她。有时，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，希望我以“你”称她，希望我叫她的名字。但我叫不出来，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。对她来说，这是一种痛苦。我知道，我看出来了。然而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我想，我可能不小心以“你”叫过她两三回。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。孩子般的笑容。一种出自内心的欢欣。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！

我叫不出她的名字，我想是因为我首先读到这个

名字，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。这个名字马上把我迷住了。这个笔名。这个化名。这个作者的名了。总之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。

事情就是这样。

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卡昂<sup>①</sup>，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，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。我读的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当时，我和克里斯蒂娜·B和贝内迪克特·L同住一个套间。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。书是贝内迪克特的。我是偶然看到的。它被扔在地上，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。这是一种一见钟情。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。我只喜欢喝这种酒。在卡昂的小酒吧里，要找到康巴利酒可并不容易。

所以，初次相遇就是《塔吉尼亚的小马群》。第一次读，第一次喜欢。后来，我抛开了一切，抛开了所有别的书：康德、黑格尔、斯宾诺莎、斯丹达尔、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。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，所有的书名，所有的故事，所有的文字。

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。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。有时，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。

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面目的？我记不清了。我忘

① 卡昂：法国城市，在法国西北部。

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。

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，只读她的作品。这个作者，我对她一无所知，我并不认识她。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。然而，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离开她了。这已成定局。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：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句子，每一本书。我读了又读，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。我想成为这个名字，抄她所写的东西，让自己模糊不清，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。对我来说，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。

我喝着康巴利酒。

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（我现在还是这样）之间，有一种神奇的巧合。在她和我之间，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，雅恩之间，有一种巧合。

读她的书是孤独的。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。我怕谈她的书。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？要是别人不喜欢，或不怎么喜欢，或喜欢得不够，那怎么办？所以，我宁愿缄口不语，把话留在心里，接着读她的书。独自读，躲起来读，羞耻地读。

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，我已经想保护她了。她已经跟我在一起，但她本人还不知道。我是一个读者。第一读者，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，全部文字，毫无保留。“杜拉斯”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，我全身心地爱它。它刚好落在我头上。我再也没有离

开她，我无法离开她，永远也不能，她也同样。

当时我还不知道，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。

1975年，卡昂的“吕克斯”电影院在放《印度之歌》。电影放完后，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。当时，导演习惯前来与公众交谈。必须组织一些讨论。我想买一大束鲜花，但又不敢买。我害羞。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？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？我没有买花。我口袋里有一本《摧毁吧，她说》。我想要一个签名。灯光重新亮了起来。她出现了，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的皮背心，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，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。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。那件背心，她后来给我穿了，是借给我穿的。那件背心质量很好，是软皮的。

“雅恩，我不能离开它，我不能把它给你。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。我很乐意借你几天，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。”

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。

我坐在第一排，就在她对面。我提了一个问题，我弄糊涂了。她笑了，帮助我，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，并且作了回答。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我看到她站在那里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，我都替她害怕。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，不喜欢《印度之歌》。好像这有可能似的，好像这事会发生一



样，好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。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。对她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。她喜欢这部电影，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。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，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，爱上了德尔菲娜·塞里格<sup>①</sup>，爱上了安娜-玛丽·斯特莱泰<sup>②</sup>的红裙子，爱上了卡洛斯·达莱西奥<sup>③</sup>的探戈。她绝对喜欢《印度之歌》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，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。加尔各答就在这里，在法国。我看见他了，我看见她了。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、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。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，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。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。看《印度之歌》。就她和我。

问答结束了。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。我掏出《摧毁吧，她说》请她签名。她签了。我对她说：“我想给您写信。”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。她说：“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。”然后又说：“我渴了。我想喝杯啤酒。”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。她喝了一杯啤酒，然后说：“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。”几个年轻人陪着她。她上了一辆小汽车，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。她把我扔在卡昂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做“出发”的小酒吧里。我和其他人在一

- 
- ① 德尔菲娜·塞里格：法国著名女演员。  
② 安娜-玛丽·斯特莱泰：《印度之歌》中的人物。  
③ 卡洛斯·达莱西奥：法国演员。